

周易集義

天

地

人

物

一

周易集義卷三

溧陽強汝謬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閒之齧而後合也卦外剛中虛頤口之象中一剛爻爲頤中有物必齧之則得合故爲噬嗑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閒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者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閒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

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李氏
曰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
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
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
之梗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子曰有物閒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
乃亨通也剛柔相閒分而不雜明辨之象明辨察獄
之本也下震上離動而明也雷震電耀相須並見合

而章也明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治獄之宜也來氏曰噬嗑與賁相反以賁視噬嗑則離自下而上故曰柔得中而上行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朱子曰雷電當作電雷

程子曰電明而雷威先王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

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王氏曰屨校施械于足也滅掩也沒也械其足見械而不見足也朱子曰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刑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子曰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王氏曰大鬻无骨曰膚滅鼻者捧大鬻而噬上滅其鼻而不見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易治亦不免于傷沒其鼻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趙氏曰初以柔居柔而且乘剛故最易噬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程子曰六三處不當位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

口是可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其閒而嗑之雖強梗難服然用刑非不當也故雖小吝非有咎也

彖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故治人難服而反遇毒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朱子曰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楊氏曰九四以全卦言之則爲閒者以爻言則以剛明之才居近君之位任除閒之責者也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

是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故云噬乾肺至堅而得金
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爲得剛直之道剛而明
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
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
貞也在噬嗑四爲最善邱氏曰卦惟四五二爻能盡
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
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爲主吉之言獨歸之四而
他爻止謂之无咎蓋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
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剛柔迭用威愛兼施治獄
之道得矣愚按強梗爲閒非剛明之才无以決之故

爲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民命所繫四不得中
恐恃其剛明而无哀矜惻怛之意其失必多矣故利
在深思治獄之艱而慎守惟良之正所謂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也如是乃可得吉用獄可不慎哉

彖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子曰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艱貞蓋其
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肺者也黃中色金
亦謂鈞金谷氏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

而後出入罔不得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執法爲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无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旣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好生之德也愚按五以柔中居尊位得四之剛明爲助雖爲治獄之主第于三公參聽之餘視獄詞之成其勢易也然猶必貞厲而後无咎蓋民命所關不容不多懼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趙氏曰釋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以位言此以事言也六五以柔用獄行以貞厲其无咎者得用獄

之當者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朱子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象也邵氏曰何校械其首械大而耳沒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程子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以至于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愚按人之爲惡必有諫阻之者使聰聽而改行何至自干大戾惟其聾暗不悟乃怙惡以致罪豈非聰不明之咎乎

三三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朱子曰賁飾也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王氏曰從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尙文以往則流故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實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來氏曰噬嗑轉而爲賁則賁之離自噬嗑外卦而來故曰柔來而文剛賁之艮自噬嗑下卦而上故曰分剛上而文柔何氏曰剛爲質柔爲文柔而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非以剛爲文也分剛畫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質之文非文已故曰小利有攸往程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

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火在下庶類咸被其
光明賁飾之象也君子以之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
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
以折獄也何氏曰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
其明察而緣飾以沒其情民且有含冤者矣故言刻
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
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子曰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徒行眾人之所羞君子以爲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愚按賁者尙文之會也初九以陽剛居下尙質者也道與時違義不苟

進故甯守其質樸之素安步以當車其舍也其義也
卽其賁也

六二賁其須

程子曰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
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
也動止惟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
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愚按剛爲質柔爲文六
二雖爲文之主文不附質焉得爲文故二之待三而
動猶須之文頤必待頤動而動也